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56
28 September 1976

CHINESE

第一九五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二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基希亚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理事国：	贝宁	阿拉达耶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金泽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伊留埃卡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吕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克兰顿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零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主席：当安全理事会在八月三十一日第一九五四次会议上，依照第 385(1976)号决议的规定，恢复审议“纳米比亚局势”项目时，决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发出邀请。按照这个决定，我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陪同他的理事会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马纳先生（赞比亚）及该代表团的
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记得在安理会第一九五四次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了马达加斯加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因此，我请马达加斯加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当他要向安理会发言时，再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马达加斯加代表拉索隆德雷贝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
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自从安理会上次在八月三十一日审议这个项目以来，摩洛哥、马拉维、肯尼亚和毛里求斯等国的代表都写信给安全理事会主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因此，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建议，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我刚才提到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席位有限，我请摩洛哥、马拉维、肯尼亚和毛里求斯等国代

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想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摩洛哥代表穆克里先生；马拉维代表穆万巴先生；肯尼亚代表迈纳先生；及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贝宁、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在九月二十七日寄来的信，该信已作为第 S/12205 号文件散发，全文如下：

“我们荣幸地要求安理会在审议“纳米比亚局势”问题的时候，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努乔马先生发出邀请。

“请把这封信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该项要求，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西南非民组主席努乔马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按照惯例，我将在适当的时候邀请努乔马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安全理事会现在恢复审议纳米比亚局势。我请大家注意最近几件分发给安全理事会而与目前讨论有关的文件。其中两件文件（S/12185 和 S/12201）载有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分别于八月二十九日和九月十四日寄来的信函。另外两件文件（S/12180 和 S/12202）载有南非常驻代表于八月十八日和九月十五日寄来的信。第 S/12188 号文件转有斯里兰卡常驻代表八月二十四日寄来的信，传递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所通过的一项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全文。最后，第 S/12195 号文件载有一封八月三十日的信件，传递几内亚共和国总统给安理会的来文。

今天下午发言名单上第一位发言讨论的是赞比亚代表，他是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身分发言的。

卡马纳先生（赞比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主席先生，让我对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能有这个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时向安理会发言，表示我的感谢。事实上，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感到极大的快乐和欣慰，能看到你，杰出的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曼苏尔·拉希德·基希亚大使，在这个庄严的机关又要为支持纳米比亚的自决独立而审议有关措施时，来主持安全理事会的议事。你的优异才能、你的外交技巧，在审议这个重要的非洲问题上，必将是非常宝贵的。此外，你所代表的国家又正站在支援殖民地国家取得自决独立的斗争的前线上。

今天我们在此开会所审议的，很清楚地是纳米比亚前途的决定性时刻。南非拒不接受在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中所定的要求和条件，是对联合国的一个挑战，联合国必须以本组织的全部权威和声望来对待它。

自从一九六七年联合国成立纳米比亚理事会以来，它就不可改变的决心要协助纳米比亚人民取得在统一的纳米比亚下的自决、自由和国家独立。

这十年来，联合国依照它所能使用的方法，从无间断地采取一切主动，要使纳米比亚人民早日能以一个统一独立的纳米比亚公民的身分加入国际社会。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一直有系统地要求南非从它非法占领和掠夺的领土中撤出。此外，这些决议还不断地呼吁各会员国使用它们能力所及的一切压力来迫使南非遵守联合国的决定。在这十年中，纳米比亚问题已经成为纳米比亚的事业。

在联合国促请国际社会注意南非的非法留在纳米比亚的同时，纳米比亚人民也开始了他们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自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已经以他们

的决心，勇气和自我牺牲，使得南非为占领他们的领土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

这十年间，解放斗争考验了纳米比亚人民取得自决、自由和国家独立的决心。纳米比亚爱国者的努力得到了友好国家的支持和协助。纳米比亚的独立事业通过了联合国的努力越来越取得了合法性。

南非采取什么态度呢？比勒陀利亚政权一直拒绝听从合理的善言，顽强地拒绝了国际社会关于承认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自由和独立权利的要求。但它甚至还有过于此。它在这十年里发动了本世纪内最毒辣、最压迫的国家恐怖主义的运动。它把它那令人憎恶的种族主义制度强加在纳米比亚人民上。它把纳米比亚人民赶离他们祖先的土地，好让它的支持者能更有效率地掠夺这个不是他们所有的领土的财富。只要认为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它就会毫不犹豫地谋杀没有武装的男女和小孩。国际社会的一切抗议完全无用。他们躲在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封锁线”后面感到很安全，所以不顾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任何意见，执行着他们残暴的政策。

但是即使是这些人类社会的最反动的力量也逃不过历史的潮流。殖民帝国的崩溃暴露了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非法政权的真正面目，南非正是在这个殖民帝国的保护下，才得以执行它的不顾后果的政策。现在已不再有任何安全的边界了。纳米比亚人民由于得到越来越多的援助，斗争也越来越激烈。

南非为了执行它的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政策而不断增加纳米比亚的军事化程度。把军事力量在纳米比亚集中后，使得它能对邻国进行武装攻击，用来威胁支持纳米比亚自决独立事业的非洲国家政府和人民。

这种军事冒险主义是自取灭亡的。所有非洲人民都完全决心要把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从非洲大陆上最终清除出去。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积极而日增的支持。

邻近国家都有决心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享有自决、自由和独立的权利，这是清彻透明的，可以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最近的一切谈话中看出来。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非洲特派团与安哥拉、博茨瓦纳及赞比亚当局协商后所发表的联合公报也重申它们全力支持一个在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运动——西南非民组——领导下的独立的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拉丁美洲特派团也得到了秘鲁、巴西和委内瑞拉各国政府对纳米比亚独立事业的全力支持。

理事会通过它的访问特派团所取得的支持，表明了全世界对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决、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事业的全力支持。

一九七六年一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致地通过了第 385(1976) 号决议，再度要求南非撤离，并订定了和平转移权力给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的条件。为了要取得南非政府的答复，所以规定了今年八月三十一日为最后期限。南非有什么反应呢？比勒陀利亚政权又用上了它惑人耳目的计策，来掩饰它延续其殖民和种族主义控制的企图。它召开一次所谓的制宪会议，让它一手提拔的多种族的份子和其他的种族隔离支持者放肆地声称他们是纳米比亚人民的代表，并制造方法，以虚假的独立，来保证种族主义政策的巩固和南非及其盟友对纳米比亚资源的掠夺。它们进行这些图谋，全然漠视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所承认的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西南非民组的存在。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以最强烈不过的语气严厉地谴责了这些恶毒的图谋。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就所谓的南非对纳米比亚前途的建议发表了一项声明，强烈地谴责南非温德和克行政当局最近的这个鲁莽的策略，责备它完全缺乏合法性、模棱两可、并且含义暧昧。声明进一步指出，这个所谓的制宪会议的建议甚至还没有接近联合国所制定的真正自决独立的条件。它指出那些建议一点也没提到非法的种族隔离立法。它们只是在延续本土政策，连同其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团结一致所引起的有害影响。声明指出，这些建议也没提到在联合

国监督和控制下举行自由选举的事。没有任何诺言答应释放政治犯或允许政治流亡者回来。提议的日期，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等于是毫无理由的延长南非的非法占领时间。最后，理事会的声明指出，在提到“统一”的地方，用词含糊，没有明确地承认纳米比亚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应有的领土完整。

安全理事会为南非政府在纳米比亚实现和平转移权力所应满足的条件订出了一个期限。南非政府没有依时完成，并且现在也没有任何迹象表示它也许愿意接受第385(1976)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所规定的条件。因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经过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连续十年的要求，一点也没有效果，反而刺激了南非的胃口，想更加紧控制纳米比亚人民，更加残酷地掠夺该领土的自然资源。

难道我们还要继续这种做法吗？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从事后之明的角度来看，似乎只不过是对于一个连续地向绝大多数世界舆论挑战的政权所发出的要求遵守决议的虔诚呼吁。

纳米比亚人民越来越坚决表明有决心要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来进行争取纳米比亚解放的斗争。解放斗争压力越来越显得有把南部非洲卷入一场对全世界都有影响的冲突之中的趋势。安全理事会必须考虑应用宪章第七章中所规定的强制制裁，作为一个方法以代解放斗争的甚至更大的影响。

对纳米比亚解放斗争的结果如果存着任何幻想，只会使无数的纳米比亚爱国者付出生命的代价，并且将对整个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带来严重的后果。纳米比亚一定会得到自由。纳米比亚人民将斗争下去，直到民族解放的最后目标达到为止。谁也不可低估纳米比亚人民为争取自决，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意志和决心。

在联合国宪章中、在《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中、及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一个民族作为它自己前途的主人的愿望是一种历史的动力，决非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故作玄虚所能克服。

主席：谢谢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对我利比亚和我本人所说的奖勉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毛里求斯代表，他是以非洲统一组织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发言。因此，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主席先生，谢谢你也连带谢谢安全理事会的各理事国，让我参加庄严的安理会的这次会议。我感到很荣幸，我们是在一个亲爱的非洲兄弟的主持之下举行会议。

首先，我要向安理会各理事国保证，我不打算作一次戏剧性的发言，也不打算以邱吉尔式的雄辩来款待他们——或许我要说供他们的消遣。我不会引用莎士比亚的名言，也不会长篇大论地引用从前的发言或者复诵国际报章中大家都读过的报导。和通常一样，我将严肃地中肯地发言。

我从各方面得到了某些报导，从纯粹非洲的观点来看，我觉得这些报导相当干扰人，但在我向非统组织现任主席提出咨询以前，在我作一个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实质发言之前，我在现阶段要设法澄清这些报导。

我对于纳米比亚的看法在国际上是众所周知的，特别是在联合国。我在这里不打算再重复，但我的确要回忆一下。其中有些可以在我于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和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向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找到。其他的可以在大会记录中找到。

今天我打算提出一些相关的问题，我希望这些问题会得到迅速的回答——可能是否认，肯定或评论。所得到的反应必然会帮助安理会达到一个公正的结论。

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南部非洲正在成为一个大事干涉的目标，特别是就那些据称是在种族主义政权和非洲人——有关国家的及非洲其他地方的非洲人都在内——之间，公正地从事调解的人而言。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先生以和沃斯特先生在一个中立地点举行会议为借口，竟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首席代表亚力山大·黑格将军牵入所谓的对话之内，这是真的吗？果真如此的话，那就难怪非洲人要问他们自己：第一，北约组织刚刚在五月间在奥斯陆举行的外长会议上决定，成员国不应该利用北约组织为掩护，来避免因与南非的防务连系而引起的政治后果，难道北约组织的所有成员国现在都同意这种牵入么？第二，正在南非内部剧烈动荡不安的这个

时候，北约组织首席代表据报曾秘密出席基辛格与南非总理举行的会议，我们要问基辛格在南部非洲问题上的冒险行动真正的用意何在？我们要请北约组织各成员国在这次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上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请美国代表团发表意见。

关于基辛格先生在苏黎世会议中向沃斯特先生所作的承诺也产生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据报基辛格先生建议在纳米比亚建立一支军队，这支军队从头就由美国军事人员来建立和训练，并且在南非军队离开后至少十年之内，由美国提供配备和经费，这是真的吗？我们了解这一切都和克莱门斯·卡普沃先生所领导的傀儡政权有关，有人告诉我们，卡普沃先生在南非的图尔恩哈勒会议上，由两位薪水极高的美国律师斯图尔特·施瓦茨先生和阿诺德·伯恩斯先生做他的顾问。伯恩斯先生自己曾经说，南非政府支付所有律师的费用，但不支付代表卡普沃先生的律师的费用，我们就要怀疑美国是否直接或间接地付款给伯恩斯和施瓦茨。

无论如何，建立一个可为南非政权接受的傀儡政府所预付出的一笔钱，大部分似乎要来自美国。我们得到报导，美国曾在苏黎世建议，要迅速给予纳米比亚大量的财政援助，目的是要使它在图尔恩哈勒傀儡政府设立后短时间内转变成为一个高度资本化的经济。我请美国代表团发表意见。

据报导在苏黎世还谈到另一件更使非洲震惊的事，就是美国在某些情况下，会公开保证南非自己的边界，来换取一个所谓解决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问题的处置办法。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认为这就是大国干涉非洲事务，那是完全不能容忍的，我们敬请美国代表作一个解释。

正如广泛地报导的，联合王国政府是站在美国背后。因此我们也必须检查该国特别对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有兴趣的动机何在。在我看来，联合王国政府完全赞助里约廷托锌公司的利益，该公司大量投资于纳米比亚的罗星铀矿，并且就要同南非政府合伙开始生产。有人告诉我，自从一九七〇年以来，联合王国政府已经同罗星签订了主要的购买铀矿的合同，因而，我和其他人都认为，这是把它的外

交政策甚至它自己的能源政策抵押给南非的占领纳米比亚，或由南非人扶植而现在看来是得到美国的财政与军事援助的一个傀儡政权。我请求联合王国代表表示意见。

今年七月在毛里求斯举行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强烈谴责与南非进行的核合作，包括在南非共和国及在纳米比亚发展该国的铀矿。非洲统一组织认为这样的合作是对整个非洲的敌意行动，并呼吁法国政府撤消它卖核子反应器给南非的决定，并呼吁其他西方国家以及日本和以色列，停止同南非的一切核合作。我们必须记得，除了联合王国以外，法国、日本、美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都积极参与开采或签订大宗购买纳米比亚的铀的合同，促进了罗星铀矿的开发。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记得非洲统一组织曾建议它的成员国采取强硬措施，反对跨国公司在核子和军事方面与南非合作。

我恳求我所提到的各国的代表在这次辩论中及早用清楚的、不含糊的词句来澄清他们的政府的立场，使得非洲的理事国和其他理事国在他们的发言中可以考虑到那些代表的政府的观点。无疑地我们会有机会为他们的合作表示我们的感激。

主席：谢谢毛里求斯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阿拉达耶先生（贝宁）：主席先生，我很高兴向你转达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一九七六年九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个崇高的职位的热烈祝贺。

你的年青的、朝气蓬勃的国家，在我们的兄弟和朋友卡扎菲总理的英明领导下正在英勇地执行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以彻底解放利比亚人民，使他们摆脱外国统治的枷锁。

新利比亚的立场和它向所有依然在殖民统治下的人民提供的政治、外交和物质援助，都是值得赞扬的。

主席先生，我国非常有兴趣地、非常满意地不断注意到你在代表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的这段时期，为安理会作出的不懈和卓越的贡献。你的巧妙的外交技巧。你对保卫正义事业的忠诚，证明是对寻求解决今天国际社会面临的许多棘手问题的一个宝贵的贡献。我希望以这些简单的话来回顾一下，我国代表团是如何满意地看到你主持安理会辩论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这个重要问题。

九十一年来，纳米比亚人民遭受到一个最残忍血腥的野蛮政权对他们的资源施行无耻的剥削，对它们施行政治压迫和灭绝政策。九十一年来，起初是德国殖民主义政权，然后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人民策划和推行了有计划的恐吓和种族灭绝的政策，以延长它们对该领土的统治。

难道我们能够忘记，早在一九〇四年十月二十日，纳米比亚人民就遭受了记忆中的第一次种族灭绝暴行 65,000 名纳米比亚子弟被德国殖民主义政权残酷杀死吗？

难道我们能够忘记南非军队一九二二年在纳米比亚南部残暴地屠杀了无数男子、妇女和儿童吗？难道我们能够忘记一九五九年在温得和克和一九六八年在卡普利维地带非洲人乡村中的屠杀吗？

但是，尽管有这些野蛮的行为，但是纳米比亚人民决心要自由幸福地生活在祖传的土地上，从不停止坚持自己的权利。九十一年来，纳米比亚人民一心一意地、英勇地进行抵抗和斗争，先是反对德国侵略者，后来是反对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压迫者。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西南非民组诞生以后，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才到达了真正决定性的转折点。事实上，自从西南非民组诞生以来，纳米比亚的爱国志士就动员和组织了起来，不断地对纳米比亚的南非殖民主义结构给予日益致命的打击。今天，在西南非民组的正确领导下，人民一次又一次地不断战胜敌人。今天我们在帝国主义圈子内所看到的惊慌不安，只不过是纳米比亚人民的辉煌胜利和南非集团即将灭亡的一个反映吧了。

纳米比亚人民付出的代价很大、他们的男女老幼、为替被压迫人民争取自由而接受斗争和死亡，所作的牺牲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我国代表团愿意在这里向那些为了反对殖民主义暴行而牺牲的纳米比亚的男女老幼致敬。我们也要向安哥拉、赞比亚和莫桑比克人民致敬。他们尽管遭到南非军队的报复，但是一直没有停止支持纳米比亚的事业。由于纳米比亚人民的牺牲，这个正义的事业必将胜利。

几十年来，世界上珍视和平与正义的人民一直都焦急地注视着纳米比亚的令人痛苦的问题，并在物质上和政治上支持了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自由、尊严和独立的斗争。

联合国大会已经通过了一〇三个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十六个。国际法院已就这个问题作出四个咨询意见和一次判决。

换句话说，这个问题是国际社会一直关心的。国际社会的关心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个问题不仅特别不人道，而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也是个长期的威胁。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违反联合国的有关决议、违反联合国大会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历史性的第1514(XV)号决议、特别是违反大会终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管理权的第2145(XXI)号决议。这是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公开侵略行为。南非法西斯和种族主义政权利用南非领土作为侵略邻近非洲国家的基地，也是对世界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今天有些人东奔西走，惋惜纳米比亚人民的不幸的命运，并试图找出巧计妙法

来终止纳米比亚的流血。但是他们能骗得了谁呢？南非顽固、蛮横和一直违抗国际社会的态度是来自那里呢？南非用来屠杀纳米比亚人民和对邻近的非洲国家进行挑衅和侵略的强有力的战争物资是来自那里的呢？

今天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陷于绝境，被革命战争的烈火所围困，企图使用阴险的拖延策略来维护它们的贸易利益，阻止纳米比亚人民享受斗争的成果。

假如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真正要世界的这个地区恢复和平、停止更多无谓的流血，那么我们确信南部非洲人民是愿意同它们一起研究恢复和平的条件。但是，首要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成员国必须停止向法西斯和种族主义的沃斯特政权提供战争物资，法国必须停止向南非提供核反应堆，英国必须停止向法西斯和种族主义的沃斯特政权提供军事电子物资，西方必须停止向法西斯和种族主义的沃斯特政权提供经济援助。假如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真正要世界的这个地区恢复和平，那么它们就必须断然放弃它们那易于为人识破的阴谋妄想把南非变成一个四围由几个傀儡国家作缓冲的帝国主义基地来继续密切地监视这个地区的独立非洲国家。

至于法西斯、种族主义和傀儡的沃斯特集团，假如它真的要在纳米比亚恢复和平的话，它就必须立即和无先决条件地把它的侵略军队撤出纳米比亚，释放所有现在成了政治囚犯的纳米比亚爱国志士，和保证尊重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才能承担国际社会交付给它的责任，即举行自由的协商以导致纳米比亚民主机构的建立。

我国代表团恐怕这些条件如果得不到满足的话，那么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民组领导之下为了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继续进行武装斗争，而且需要进行多久就进行多久。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民族的尊严和自由是不能讨价还价的。

这是我国代表团认为在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这个阶段所应该讲的几句话。

主席：我诚挚地感谢贝宁外交部长对我讲的好话。作为利比亚的代表，我要向他保证我国对他的国家贝宁的热烈的友好关系和牢固不懈的团结。我们确信，我们定将一起继续进行解放非洲的斗争。

下一位发言人是马拉维代表，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的现任主席。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穆万巴先生（马拉维）：主席先生，请容许我以非洲集团本月份主席的身分，感谢你——并透过你感谢安理会的成员——使我们有机会作为一个集团参加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继续辩论。但是，这是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以来我在安理会的第一次发言，因此，我也要冒昧地祝贺你担负这个职务。我必须急切地宣布我个人和实际上我的集团乐于看到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的主席，并借此向你保证在你所剩任期内——附带提一下，现在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我们一定对你作出充分支持与合作。但是，我们知道你是如何地专心致力于本组织的各项活动，我们真诚相信你在这短暂时间内还是可以有很多的成就。

非洲集团希望记录下来它对你的前任及安理会的感谢和激赏，它们作出了高贵的努力，对一九七六年一月安理会第385(1976)号决议中执行部分第12段给予了积极的表示。这一段决议要求安理会：

“继续处理本问题，并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该日以前举行会议，以便审查南非遵守本决议各项规定的情况，如南非不遵守本决议，则考虑按照《宪章》所应采取的适当措施。”

我的集团满意地注意到安理会在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已不仅拒绝承认所谓的温得和克宪政谈判，而且拒绝承这一来源所提出的使纳米比亚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独立的建议。

在这方面，我的集团对于秘书长就南非政府来信所作的初步反应印象极为深刻，他说：“这些建议根本不具备联合国规定的必要条件”（A/31/1/Add. 1，第7页）。我们心中耿耿不忘他的警告，其中他说南非除非放弃其单边处理办法并与联合国进行合作，是不能找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方法的。

在过去几个星期，我的同事们和我个人曾有机会查看在安理会和其他的联合国机构提出的各种论据的大量有关文件，我们非洲集团深感兴趣的是国际社会坚持接

受和承认以下各项事实：纳米比亚是一个国际领土；南非留在那里之权已于数年前被撤销，因此它继续管理该领土是非法的；南非使用该领土为军事基地是未经授权并且是非法的，南非决定对纳米比亚推行其本国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并不能帮助纳米比亚走向独立；南非继续拒绝把该领土交给联合国，大大地促成了其目前自招的排斥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局面，以致各国将它作为国际政治上唯恐避之不及的对象。

南非向来自称是一个非洲国家，据我所知，在神造的地球上，也从没有人否认它这项主张。不幸的是南非政府过去和现在在纳米比亚的所作所为却是非常不同于非洲的行为。因此，在纳米比亚和甚至是在南非本国境内的斗争，并不是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反对这个政府制度的斗争，这种制度注定是要使这两个国家大部分人民的合法愿望受到打击。

非洲集团回想到南非政府不仅声称是个非洲政府，而且充分参与了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而联合国宪章构成了多年来单是关于纳米比亚问题联大就通过的大约 103 个决议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 16 个决议的基础。据它所声称的历史起源和它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的资格，它应当听从国际上年复一年的呼吁，同联合国合作，以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才是。非洲集团认为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安全理事会第 385 (1976) 号决议为南非提供了一个极为良好的基础，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不要再一举一动都好象是它在被围攻之下一样。

我们非洲集团里强烈相信非洲有着大量的矿物和人力资源，这些资源的开采和发展由于南非政府目前的态度而受到阻碍。非洲集团相信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分裂政策，结果已使发展紧密团结的非洲特性与领导受到了破坏。因此，南非按照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安理会第 385 (1976) 号决议毫不迟延地放出纳米比亚国际领土，将不仅会促进在联合国控制和监督之下的自由选举，而且也可以显示出它愿意接受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纳米比亚人民的普遍要求。无疑的，这正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精义所在——而南非政府自称它就是从西方民主政治中孕育出来的。

大家记得十多年来非洲集团一直同国际社会联合一起，设法促使纳米比亚这块

国际领土和平地过渡到独立。在这种实际的联合中非洲集团一直充分支持联合国关于该领土的所有决议，这些决议曾经产生了减少该国紧张局势的效果。大家也记得，每一次有关的决议被通过以后，它们均曾产生减少该区紧张局势的效果，因为它们有助于鼓舞纳米比亚人。这些决议除其他事项外，一直要求实行下列各项条件。让我引述秘书长在纳米比亚日的讲话：

“……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出它的行政机构；终止南非以建立家园等诡计破坏纳米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企图；创造使纳米比亚人民不受任何限制，自由行使其自决和民族独立的必要政治条件；并为此废除所有的镇压和歧视性法律；释放政治犯并给予所有政治流亡者回国的权利；根据纳米比亚人民，包括西南非民组自由表达的意愿，在单一不分裂的国家的范围内作出宪政安排，并由联合国监督任何宪政安排的执行，包括举行选举”。

这些条件多年来反映了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愿望，并且受到非洲集团的无条件支持。鉴于这些条件受到作为它们的服务对象的那些人的欢迎和普遍接受，因此就是在目前这么迟的时候，安理会也应劝导南非政府接受这些条件，并为了国际的和平与稳定而照着去办。无视这些民众要求和合法愿望，是不民主也是不人道的。

非洲集团认为南非政府对黑人多数的畏惧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南非政府应该最先承认，在全非洲大陆大家都知道黑人是宽大容忍而驯良的。从前的殖民国家在处理它们同殖民地非洲的关系时，就曾充分利用这种驯良性情。

至于纳米比亚，尽管南非政府曾受国际联盟之托管理该领土，国际社会却从未承认它是个殖民国家。因此，南非拒绝撤出该领土并消除这一地区目前的紧张政治局势，使得它在国际上仅有的少数朋友也感到十分困惑。

我们不能忽视一项事实，那就是支持纳米比亚事业的黑人领袖们曾经费了很大的力气，呼吁南非政府尊重纳米比亚和平过渡到独立和自决的各种需要。这些友好的呼吁也同样被置之不理。因此，这些致力于纳米比亚事业的领袖们现在也被迫支持由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先锋的武装斗争，这似乎是殖民国家唯一了解和重视

的语言。但是，如果南非政府说服本身，同安理会合作，并迅速地去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所规定的各种措施——这些措施是纳米比亚和平过渡到自由和独立的过程中所必需的——那么就可避免在纳米比亚发生流血事件。

最后，请容许我记录下来我的集团坚定不移的信心，我们相信安理会有能力找出立即解决办法，使纳米比亚人民有可能在这个重要的联合国机构控制和监督举行的自由选举所选出的他们自己的领导人领导之下，于大会第三十一届会结束之前，就取得他们在联合国的席位。

主席：我谢谢马拉维代表对我和我的国家说的客气话。

在请下一位发言人发言以前，我代表安理会欢迎贝宁、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外交部长阁下出席今天的安理会会议。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西南非民组领袖，萨姆·努乔马先生，安理会早先在这次会议中决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他出席。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向安理会发言。

努乔马先生：谢谢你，主席先生，也谢谢在座各位代表让我们的运动再度参加这个有关我们国家的重要辩论。

我代表纳米比亚西南非民组中央委员会，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战斗的人民，同联合国大家庭一道，对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表示衷心的悲痛和诚挚的哀悼。毛主席对中国和人类的贡献是辉煌而巨大的。并将永远是辉煌而巨大的。他的革命领导和教导深植在中国群众的经验中，并且已经成为今日从事相同斗争的人民学习的榜样，也是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的先锋队西南非民组领导下学习的榜样。

这个庄严的机构负有维持世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今天它又开会来审议第385(1976)号决议的有关规定以及如何把这些规定转变为实际的积极行动。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每个人，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理事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以野蛮武力占领我国的非法殖民政权已再一次蔑视了安理会提出的清楚而明确的要求。安理会曾敦促南非政权庄严地宣告从我国撤出它的非法行政机构的承诺，让纳米比亚人民能获得自由和民族独立。但南非本性不改，公然反抗安全理事会的权威。这就是我们这个庄严机构今天面对的情势。

全世界正在注视着你们的讨论，大家都期望你们采取严峻和勇敢的步骤来实行南非必须撤出纳米比亚的要求。这是唯一的办法。西南非民组已一再说过的，尽

管联合国多次向沃斯特政权提出这个明确的要求，但它丝毫无意离开纳米比亚。现在必须毫不含糊地告诉占领政权说，这套游戏已经结束了。没有人能说，到了这时候，比勒托利亚政权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来同意并接受纳米比亚人民和国际社会对它的明确的要求了。如果我们想要共同努力实现真正的独立，使我们全体人民——使纳米比亚全体人民得到解放和更好的机会，我们大家就必须真挚坦率、诚实正直。

在这里我认为，从现在开始，在安理会中讨论纳米比亚问题必须限定在《宪章》第七章的范围内讨论。一切方式都尝试过了——不止一次，而是多次——但我们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西南非民组为这次辩论准备了《纳米比亚新闻》的特刊；安理会理事每位都可以拿到一份。这一份特刊分别列出了今年一月以来，可恶的、非法的纳米比亚殖民地行政机构对我国人民进行的政治压迫和其它犯罪行为。

这个每天在纳米比亚摧残、屠杀我们人民的政权还在南非卷起了又一股残害、杀戮学童、青年及无辜人民的新浪潮。西南非民组同所有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大家庭一道，谴责这些卑怯的行动。西南非民组向南非的英勇战士伸出同他们团结，支持他们的同志之手。他们的事业，和我们的事业一样，是正义的，他们的胜利和我们的胜利一样，是必然的。

当沃斯特政权对纳米比亚问题事实上毫无诚意时，它在别的地方就不能装作真心和诚实的模样，而沃斯特政权是作为一个殖民的、非法占领的力量直接卷入纳米比亚的。现在决不能再容许南非逃避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权威和明确的要求了。联合国的法定责任和行政管理责任是通过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决议和决定，以及一九七一年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而确定的。因此本组织的各成员国都有责任尊重他们自己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并有责任不从事直接或间接可能为纳米比亚的非法殖民政权制造合法性和可信性的工作。

我要举出，从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通过第 385(1976) 号决议后，这个非法占领者政权最近所采取的一些镇压措施，来说明它的继续不变的顽固态度。纳米比亚的局势没有变得好些，反而更坏了。

首先，中部纳米比亚打开了新的军事行动区域证明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军事行动的胜利正在扩大，它对敌人部队已赢得了胜利，于是，敌人采取了大规模军事集结的办法。这种军事集结已达到惊人的程度。例如，在纳米比亚格鲁特方丹的军事基地已经相当程度地扩大了。据可靠的消息来源，这个基地有不止十五营部队，并配有空军的支援单位。这个基地是用来补给整个纳米比亚北半部和中部地区的。此外，它还从比勒陀利亚直接由空中，公路和铁路获得补给品。除了这个为进行军事侵略而备有各种设施的巨型基地外，其它还有在埃普帕、鲁阿卡那、奥霍波霍、奥马哈尼尼、奥卡隆古、奥沙卡蒂、翁丹瓜、奥努诺、伊那那、恩孔各、霍旺加、匡加里、朗图、安达拉、恩布瓦巴达、辛加拉威、卡蒂马穆利洛等地的基地。这些基地连成了北部的一条长带，从大西洋沿着安哥拉—纳米比亚边界直到赞比亚河。南部的基曼休普，西部的沃尔维斯湾，中部地区的温得和克，东部的戈巴比斯和紧靠北方祖美白和乌乔，也有重要的基地。支援这些基地的，还有北部奥贡果，西部靠沃尔维斯湾的鲁科普、温得和克首都和中部地区奥卡汗加的训练中心。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奥卡汗加几年前是一个训练教师的学院院址，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新的军事训练营，傀儡军在那里接受训练，配合图尔恩哈勒体育馆部族会谈，以支持南非种族主义者在纳米比亚的继续非法统治。

这种纳米比亚军事化的结果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完全的警察国家，威胁、蹂躏纳米比亚人民。从一九七二年起，根据所谓 R17 号公告纳米比亚北部进入紧急状态。今年四月以来，又宣布纳米比亚整个北部实施戒严法，而且戒严法还可以自动适用于全国任何其他地方，以此来加强上述镇压性措施。根据这项戒严法，在纳米比亚整个北部边界建立了一个自由开火区域。许多社区被根除，人们迁入了集中营内，村落遭到摧毁，作物被付之一炬，家畜全部充公。区域中任何生物

都可遭射杀。 这些暴行已由前南非武装部队人员比尔安德森先生部分但有力地证实了。

这方面，我要强调两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发展和暴行从一九七六年一月安理会通过第 385(1976) 号决议以后益形增加了。 其次是，这一切情况发生的时候，也正是纳米比亚人民的所谓真正代表在图尔恩哈勒体育馆部族会谈的时候。 参加会谈的人，没有声言抗议，谴责这些对付纳米比亚人民的野蛮行动。 相反的，他们拥护占领政权一切旨在粉碎我们国家、毁灭人命的阴谋。

把我国军事化还有一个因素，这就是把纳米比亚利用来作为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赞比亚共和国进行侵略的跳板。 最近实施的所谓安全法，把赤道以南区域划为南非的防御圈，使比勒陀利亚政权得到进一步的借口来对紧邻以外的国家进行侵略。 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南非法西斯主义政权的侵略性质，它不仅威胁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也威胁了国际的和平与安全。

其次，鉴于以上所说的话，我要指出，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以来在温得和克举行的图尔恩哈勒体育馆部族会谈是掩盖南非真实意图的烟幕。 它的意图是把纳米比亚变成一个由部落小国组成的结构，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控制和操纵下，把纳米比亚当作南非与独立的非洲之间的缓冲地带。 参加这些部族会谈的分子不过是一批顺手拈来，接受种族主义政权收买的部落酋长，傀儡和卖国贼。 他们被利用来作为炮灰，替沃斯特政权，尤其是在西方各首都，充任发言人。

例如，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沃斯特利用奥尔恩哈勒体育馆聚集的人群来宣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所谓的独立日，在这个日期以前设立一个“过渡政府”。 不须说，这群人根本没有合法根据、职权或权力来作这个宣告。 事实上这是南非通过它的发言，在我们人民中制造混乱，缓和国际压力和谴责。

让我在这个机构面前声明。 不论现在或任何其它情况下，西南非民组拒绝，并

谴责图尔恩哈勒体育馆部族会议。在这方面，我要要求所有那些被敌人利用来反对我们人民的真正愿望和正当利益的人断绝并放弃他们对纳米比亚人民的阴谋活动，认清纳米比亚人民的前途就是他们自己的前途，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参加解放斗争。

第三，安理会一月份无异议一致通过的决议，清楚而明确地要求南非承诺撤退并结束其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安理会非常清楚，南非完全藐视这个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集体要求。

现在要怎么办呢？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引用《宪章》第七章的适当规定对南非种族主义者行使制裁。

第四，尽管法西斯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挑衅，西南非民组，作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和真正的代表，一向愿意直接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会谈，以求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但是，我要在这里再一次声明，在举行这样的会谈以前，南非必须接受下列条件。第一，西南非民组一直愿意，现在仍愿意同南非非法占领政权直接会谈有关把权力转移给西南非民组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方式。第二，西南非民组坚持，我们同南非之间的任何会谈都必须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第三，西南非民组坚持，开始任何会谈前，必须释放所有的纳米比亚政治犯。第四，西南非民组要求南非承诺撤出它在纳米比亚的武装部队。

最后，主席，非常巧合的是，今天有你这样一位非洲人的子弟来主持这次紧要的辩论。你的国家，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通过它对所有为自由、正义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人所给予的慷慨、具体的援助，已经证实了是他们大家的庇护所。

末了，我要重申西南非民组的立场，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努力、更有决心、更坚定地加紧进行武装解放斗争，以解放包括沃尔维斯湾在内的纳米比亚每一寸土地。

主席：我以利比亚代表的身份再度向他保证，利比亚不懈地支持他的国家，民族从事争取自由、独立和进步的正义斗争。

没有其它代表要就这个项目参加辩论了，有两位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发言。

斯克兰顿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想要行使答辩权作简短的发言。

美国代表团——而且我确信在座的所有其余各国代表团也是同我们一样——对赞比亚、贝宁、马拉维、西南非民组的代表作出的高标准的发言深切地表示欢迎，我们也感谢他们提出的意见。

关于毛里求斯代表所作的评论，我不得不直爽地说我并不认为对这种评论值得作有礼貌的回答。如果他在作这种评论和指出各项问题时真是代表非洲统一组织说话，那末我要请他立即直接向直接参与谈判和充分知道内情的第一线国家总统查询一下。如果他们具有他所推测的在这种极其重要的谈判中应有的信念，那末我至少——而且我想我们大家——会对他们更加尊重而不相信他们会在此种情形下继续进行会谈。

至于美国总统和基辛格先生以及参与这种谈判的其他的人的动机，我能够个人亲自证实他们的动机是什么。那就是决心要避免在一个我们大家珍视的世界地区内发生大屠杀和人类残杀，并使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多数统治尽快实现，这也是联合国观点的骨干。这种动机实在是任何正直的人在这种努力中应有的动机，也完全符合联合国决议和我们在这里所采取的联合国行动。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我想要跟随着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称赞赞比亚、马拉维和贝宁以及西南非民组的代表今天下午参加这次辩论的认真态度。我还极感兴趣地倾听了毛里求斯常驻代表发言，如同我经常倾听的情形一样。他用他的惯常

的谦逊态度发言，要求我代表联合王国阐明我国政府对纳米比亚的政策。我到以后在这次辩论中发言时，将详细阐明。但是请允许我现在对我们听到的毛里求斯代表的十分离奇的发言说一句话。

他的发言的目的——的确也不能够有其他目的——是要使人对我国在最近美国和联合王国采取的主动当中所表现的诚意和诚实态度发生怀疑。是要破坏而非建设，是要毁灭而非创造。是故意不予合作，并且应当把它作为故意不予合作看待。

关于他问我的具体问题，联合王国对里约廷托公司在罗星铀矿公司中享有股权毫不掩饰，正如毛里求斯对它自己与南非共和国的大量贸易毫不掩饰一样。

主席：毛里求斯代表要求行使答辨权发言。我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发言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首先我想要对美国代表和联合王国代表表示我的诚挚的谢意。他们两位都极有礼貌地回答了我提出的一些问题。

我愿意向美国常驻代表斯克兰顿州长说明白：我没有抱定任何信念发言，我没有提出任何声明，我也没有指责任一国家。我问问题，我要求阐明，我请美国代表团否认进一步证实或提出意见。我没有听到任何否认的话；我没有听到任何进一步证实的话；我听到了提出的意见。美国代表叫我向被称为南部非洲第一线国家的总统查询。我提出的各项问题都是恰当的。我认为它们都是恰当的。在我以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的代表的资格向本理事会发言以前，我已经同我的同事们商议过。南部非洲第一线国家的外交部长已经向我们作了简要汇报。

我没有对基辛格先生的真诚、意图或动机表示任何怀疑。我要求阐明；我要求对所提出的问题，对所提出的各点，对许多人都知道的已经发表的报告，给予答复。我只问这些报告是否有任何真实性。我在发问时是很有礼貌的。

我想要再向联合王国代表，我的同志，艾弗·理查德大使保证：我没有怀疑联合王国采取的主动。我感到遗憾的是他竟认为我提出问题是有意不予合作。我能够向他保证说我没有试图对联合王国有意不予合作。但是我能够向他保证：我职所在必须真诚地确信不疑地说，我对非洲事业是有意合作、尽力给予帮助的。

至于他对毛里求斯与南非的贸易所讲的话，我认为事实正与此相反。我们向南非输出价值两千万卢比的货物，同时我们因所处地域关系不得不从南非输入价值约二亿一千八百万卢比的货物。我认为我对这点没有进一步说话的必要。非洲知道这种情况，而且我们至今为止还没有受到任何一个非洲国家的任何责备。出人意外的是这种责备竟来自联合王国。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人现在都已经发过言了。在散会以前，我想要宣布：根据我们在非正式协商时所议定的程序，安全理事会审议议程上这一项目的下一次会议将在九月三十日星期四下午三点钟举行。

下午五时四十五分散会